

时令小雪 地寒渐甚 我的小园应时褪尽繁华 进入冬眠。唯有那颗火红的柿子 固执地对抗季节 拒绝退场。它孤零零地高挂在光秃秃的树上 红透了 也熟透了 像一盏亮闪闪的红灯笼 照耀萧索的冬日 给寂寥的小园一点火热 给人心里一团温暖。

我清楚记得 最后一枚柿叶 是小雪那天飘落枝头的。它被一阵匆匆赶路的风吹落。风很寒 扑打在人的脸上 有冰雪的感觉。柿叶飘落得很慢 不情愿似的 在风中不停地翻转 频频扭头回顾枝头。它离枝头越来越远 离大地却越来越近。那一刻 我听到大地召唤 恍若儿时 母亲站在家门口 召唤孩子回家。

掉光了叶的柿子树 枝干完全裸露。那颗柿子 比柿叶沉重 也比柿叶顽强 寒风频频撼动它 却带不走它。它高挂枝头 把斜向天空的树枝拉弯 弯成一张拉满弦的弓 要把它弹射出去似的 却又弹射不动 就那么僵持着 彼此都紧张费力。我知道 那个时刻迟早会到来 或弯弓嘎然断裂 或柿子弹射飞出 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 噔然落地。

那颗柿子形态特别 体大如拳 颈部有一圈显眼勒痕 头部形似磨盘 故名磨盘柿。在阴冷的苍穹下 它高悬枝头 像一个孤独的守望者 在朔风中晃荡 在寒雨里坚守 在偶尔出现的暖阳下熠熠生辉。而绝大多数时候 它都沉默着 像植物中的思想家 在苦思冥想似的。

没人在意这柿子树 以及树上的柿子。唯有我 为之浇水 施肥 捉虫 始终呵护它。此树是我栽 此果也可以说是为我结 我怎能不关心呢？在同一片蓝天下 在望不见尽头的岁月里 陪伴一棵树经历春夏秋冬 体验寒暑冷暖 看它由衰而盛 枝繁叶茂 看它雨露滋润 春华秋实 看它落叶飘舞 功德圆满 还有比这更妙的赏心乐事吗？我有时很疑惑 究竟是我陪伴树 还是树陪伴我？

这棵柿子树 来自遥远的黄土高坡 通过千里快递 迁移到我家楼顶花园。为便于运输 途中保湿 柿子树被商家拦腰截断 仅留



杨茜 摄

下部一米多 无枝无叶 一段光杆 与网上叶茂果盛的诱人图片 有天壤之别。树身比大拇指略粗 从截面清晰可见 密实的木质 透着坚硬的气质。虽然有失我所望 但还是选择最大的花盆 细心将它根植进土壤。

柿子树是高大落叶乔木 本应扎根深土厚壤 昂首挺胸于辽阔大地和无垠天空 在阳光风雨中舒枝展叶 开花结果。如今 它却被残暴截枝 屈身小园盆土 纵有万般不幸和委屈 也只能憋闷在心。我觉得愧对柿子树 施肥特别慷慨 浇水也特别殷勤 巴不得把它的每个细胞都喂饱。

那是春天 小园里所有花草树木 都铆足劲头抢占春光。病树前头万物春 只有柿子树不为所动。眼看桃李落花成冢 春残欲尽 柿子树依旧死木呆呆 毫无生机。我怀疑它被折腾得完蛋了 虽然有些沮丧 但还是每天浇灌。我意怜嘉木 苍天不负有心人。忽一日 米粒般一点绿色 跃入眼帘 那是春天的颜色啊！我惊喜不已 凑近树身仔细观察 一点、两点、三点点绿色都让人激动。一树绿色 一树春 春天就是这么汇成浩瀚之势的。

一点点绿 抽出一根根柔枝嫩条 像伸出的手臂 招呼满园红花

绿树 抱歉说 我来迟了。枝条生出一枚枚椭圆形柿叶 犹如挂起无数绿色的小旗 迎风招展。树身日渐丰盈 重披绿装。那是暮春时节 桃李早已青果灼灼满枝了。

五月仲夏 红似如火 柿子树开花了。姗姗来迟的柿花 出人意料 我格外欣喜。花朵不大 指甲盖般大小 花瓣也不多 仅五瓣 在绿铠甲似的花萼护卫下 羞答答地绽放。初为绿色 混杂柿叶间不容易发现。在火热的阳光催促下 花瓣渐变浅黄 从满树绿中显现出来 并不艳丽 却有几分娇憨 惹人顿生怜爱之情。

柿花二十余朵 分布在横伸斜逸的枝条上 虽不如桃李花纷繁 但装点小柿树足够了。繁花似锦 疏星淡月雅美 我都喜欢。遗憾的是 柿花不断告别枝头。是谁带走了它们？要把它们带到哪里去？每一朵柿花掉落 枝头景色就骤减一分 都伴随我一声叹息。我不多愁 却易善感 一草一木也关情。

在我感叹落花的时候 那些包含在花蕊里的果实 像赶来安慰我似的 纷纷现身 在我失落的心境 激起欢欣鼓舞的涟漪。一颗、两颗、三颗 十多颗呢 被阳光照得亮晶晶的 像一颗颗嵌上去的绿宝石。我怀疑它们一直隐含在树

身里 早就开始了漫长的生命修行。我笃信 它们与我有缘 每一颗都值得珍惜。

想起那年深秋 我在渭河平原漫无目的地游走 沿途那些柿子树 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秋风扫尽黄叶 留下一树树红朗朗的柿子 像节日里挂满的红灯笼 照得天地喜气洋洋。秋风仿佛也醉了 放慢脚步 吹在人脸上不再寒冷。我想起刘禹锡的诗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感受古今同啊。

守望着柿子一天天长大 我想象眼前的柿子树上 也挂满了红灯笼 照得小园红光亮堂 在万物萧瑟的冬日 该是怎样动人的景象。

然而 不等柿子长大 也像柿花一样不断夭折 有的被风吹落 有的被雀鸟啄掉 有的被蚊虫啃噬。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所有生命的行程中 都会横亘着这样或那样的无奈。谁都无法避免 也无法克服 只能顺其自然。日复一日 季节交替 暑往寒来 本来就不多的柿子 不断减少。如今 柿子树上只剩下这一颗柿子了。它是唯一经历四季 穿越炎凉的成功者。悬挂枝头 四顾天地苍茫 所有孤独都降落在它身上。

我很好奇 北风天天劲吹 是不忍吹落它 还是撼动不了它？雀鸟觅食飞来飞去 这么亮眼的大果实 咋会视而不见呢？还有喜欢甜食的蚂蚁 金龟子们 集体约定了似的 没谁来伤害它。它们把这颗柿子留给我 难道是对种树人的回馈？我不由得心生感动。

冬日的小园 草枯树瘦 昆虫们不见了 雀鸟也不常来 越发冷清。唯有北风不断光顾 越吹越寒冷。远处的高山下雪了 川西平原气温骤降 畏寒的人们换上了冬装。那颗柿子 终于令弯弓屈服 树枝没有断裂 只是软弱无力地耷拉下来。我不时伸手去捏一捏柿子 产生唇齿亲它的强烈冲动。它一直没变软 我感觉到它不屈不挠的倔强劲。

那天 朋友来访 围炉煮茶。品茶间歇 大家参观小园。妻子兴致勃勃地带她们去看那颗柿子 还要摘下来大家品尝。一位朋友赶忙制止 说留着 挂在树上好看。

我也觉得 留在树上好看。

我的童年童趣

□向伯川

◎打水漂

拽在拇指与食指之间
一粒小扁石
让我斜身微蹲
用力一掷
在水面急步行走的模样
惊呆了风驻足
停了半拍

◎滚铁环

木桶似乎知道我的心思
瞧我的眼神
游历在它腰间
就知道
偷偷卸下铁箍
为时不远
随后 我钩起一圈骄傲

在伙伴羡慕的目光里奔跑

◎抽陀螺

将旧裤衩
撕成长条绑成带状
缠拉青冈木削成的锥体
抽得它原地打转
像教训不听话的孩子
空气里响起呼呼的欢叫

◎竹筒水枪

没有过多的工序
一截竹筒

一根裹上布料的木棍
吸上一管水
就是上膛的 子弹
追着 敌人 喷射
笑声和水花一起飞溅

◎拍烟盒

盯着父亲抽完最后一支烟
烟盒就能变身战利品
烟的价差
决定玩家的位次
蹲在地上拍来拍去
输赢都攥在手心里